

楔子 詭異的男人

這是一棟位在中部山區一處小部落內的平房，牆壁漆成白色，配上藍色的門板和窗櫺，一整個南洋風，很有渡假的 Fu。

醒目的藍色門板「咔」的一聲被打了開來，一個留著俐落短髮、洋溢著青春氣息的清秀女孩走了出來。

揉了揉雙眼，睡眼惺忪的女孩表情不悅，覺得廁所不在房間裡真的很不方便，半夜想上個廁所還要跑到外面來。

帶著同伴準備的無線電對講機以備不時之需，她環顧左右，只聽見不斷傳來的蟲鳴聲，很快便把注意力移到附近的環境上。

她這才發現，自己住的這棟民宿，竟然可以遠眺市區的點點燈火，景致十分漂亮，加上蟲鳴聲還有徐徐吹來的山風，讓她有種融入大自然的感覺，相當舒服。

這是在城市裡完全無法體會的感受，也讓她的心情瞬間變得美麗起來。

帶著這個意外小確幸所產生的幸福感，女孩來到廁所前，打開門走了進去。

這間廁所同時也是浴室，所以裡面的空間相當大。

關上門後，女孩在馬桶上坐了下來，想盡快如廁完回房間睡個回籠覺……

突然，她眼角餘光瞥見身旁好像有個人影，也就是在浴缸的那個位置，把她嚇了一大跳。

因為恐懼，女孩不敢立刻轉過頭去查看，而是慢慢的、慢慢的側過頭。

還好，沒有任何可怕的東西，剛剛應該是眼花吧。

她用力揉了揉雙眼，再看一次，果然還是什麼都沒有。

儘管如此，女孩的心裡還是覺得毛毛的，畢竟大半夜在這前不著村、後不著店的山區，實在難免有種陰森感。

她快手快腳的穿上褲子，想要快點回去房間……

又來了！就在她站起身的瞬間，又瞥到了有個人站在浴缸那。

有了剛才的經驗，女孩心想一定又是自己看錯了，不過還是慣性轉過頭去看了一下，想要做個確認。

這一看把她嚇呆了，一股冰冷至極的寒氣從她的腳底板迅速往上竄，讓她背脊整個發寒，全身的雞皮疙瘩也都立了起來，整個人微微顫抖著。

之所以會這麼害怕，是因為那邊竟然有個男人！

他身上都是泥濘和土石，還有泥水不斷從那微張的嘴滴落到地上，發出「啪答啪答」的聲音。

最可怕的是，他的頭右半邊整個往下凹了一大塊，右眼的位置也只剩下一個黑漆漆的窟窿，裡面還爬著好幾隻肥大的白蛆，整個右邊的身軀也呈現扁平狀，就好像被什麼重物壓過。

女孩又揉了揉雙眼，只希望能像剛才一樣，再一次看過去的時候，什麼都沒有。

不過這一次她失望了，那個可怕的男人不但沒有消失，還愈來愈顯清晰。

就在女孩驚懼的看著他的時候，那可怕的男人也轉過頭來，用左眼瞪著她。

女孩被嚇到無法動彈，可怕的惡鬼卻咧開一張早已不成形的嘴，發出淒厲至極的

嘶吼。

被他這麼一吼，她整個人差點嚇破膽，只能坐跌在地上，緊緊抱著頭哭泣。女孩驚恐萬分，張大嘴想要呼救，希望能喚醒在屋子裡睡覺的那些同伴趕來救她。就在這時，那可怕的男人大嘴一張，從嘴裡面噴出好多土石，全射進了女孩的嘴裡，把她的櫻桃小嘴整個填滿，甚至還打斷了好幾顆牙，逼得她完全叫不出聲音來，只剩下眼淚和嘴裡的鮮血不斷滴落。

女孩想要起身逃跑，卻發現有什麼東西緊緊抓住她的腳踝，她焦急的往腳下望去，竟然有一雙手抓著她不放！

沒錯，那是從地底下冒出來的、一雙滿是泥濘的手，上頭的肌膚早已經潰爛，留下一個又一個破爛瘡孔。

女孩驚慌的用動自己的腳，希望能擺脫那雙既可怕又噁心的手。

然而，她的動作卻只是讓一堆又肥又大的白蛆從那雙手的瘡孔中掉落。

於此同時，男人嘴裡所噴出來的土石不但一點沒有變少，還愈來愈多，就好像一道泥石瀑布。

土石不斷堆積，先是淹沒她的腳踝，然後膝蓋、腰部，很快的就來到她的胸口。而巨大的擠壓力道，已經讓她快要無法呼吸了！

當賴以呼吸的鼻子也被土石埋沒的時候，她的肺部疼得彷彿要炸開一樣，心裡只有一道念頭！

到底是為什麼？這一切又是怎麼回事？女孩的眼角淌落不甘心的淚水。

最後，她的意識逐漸遠離，直到黑暗將她完全吞沒……

第一章 不祥的惡夢

台北市的街道總是車水馬龍，稍有不慎，很容易就會發生交通事故，就像現在正騎著機車雙載的俞景浩和宋智霖，在車陣中鑽來鑽去的，讓人感覺險象環生。

他們剛吃完宵夜，正要騎車回租屋處，那是位在市郊、有著紅磚外牆的一棟老舊公寓。

騎著機車的俞景浩相當專心，因為他知道馬路如虎口，只要稍有不慎，就很可能發生事故。

然而坐在後座的宋智霖卻輕鬆許多，甚至怡然地欣賞著那些走在路邊、穿著清涼的正妹。

這時，有一部機車從後方快速的超越他們。

發現這個超越他們的機車騎士是個長髮正妹後，宋智霖忍不住朝對方吹了聲口哨。

那女騎士聽到口哨聲，回過頭來看了一下，當看到對著她擠眉弄眼的宋智霖時，不禁擰起了眉，嫌惡的轉過頭去。

「哇！」宋智霖不但不以為忤，還讚歎道：「美女就是美女，連生氣都那麼好看。」

「真受不了你。」俞景浩無奈的搖了搖頭。

結果他話才剛說完，前面就發生狀況了。

只見那個長髮及腰的美女騎士正要超越一輛公車，卻因為經過一處積水，結果機

車打滑，連人帶車摔倒在地，還來不及起身，公車後輪就從她的頭部輾過去，造成頭顱連同安全帽整個爆開來，噴了一地紅紅白白的腦漿。

「啊！」看到這一幕，俞景浩和宋智霖都嚇了一大跳，心臟更像是被電擊一樣，一顫一顫的疼著，好不難受。

騎到公車旁停了下來，俞景浩立刻拿出手機幫忙報警。

「真是可惜了。」看著躺在公車底下的女騎士，宋智霖忍不住歎息道：「還這麼年輕漂亮說。」

「不要亂說話。」俞景浩制止道：「我們等警察來再走吧。」

「好。」

沒多久，警察和救護車都來了。

因為俞景浩和宋智霖是目擊者和報案人，所以警察也對他們做了筆錄，等到他們可以離開，已經是半個小時之後的事。

離去前，宋智霖回頭望著離他們愈來愈遠的公車，心裡還是覺得很遺憾，一個那麼漂亮的的女人，如果能當他的女朋友該有多好，竟然就這樣命喪車輪底下，怎麼想怎麼可惜。

直到看不見公車，宋智霖才沒有再繼續去想那些有的沒的。

過了十幾分鐘，眼看就快到家了，俞景浩卻忽然聽到一陣淒厲無比的叫聲，立刻減慢速度，想要知道發生了什麼事。

回頭看了一下後面，俞景浩發現他們的四周都很平靜，也沒有看到什麼奇怪的異象。

儘管納悶，他還是繼續催動油門，朝租屋處騎去。

「怎麼了？」見他突然減速，知道一定是有事情，宋智霖疑惑問道：「為什麼突然慢下來？」

「沒事。」不想讓他擔心，俞景浩搖了搖頭，示意他別在意。

重新上路沒多久，又有一陣淒厲的嘶吼聲傳來，雖然隔著安全帽，但聽覺一向比常人敏銳的俞景浩不但聽得很清楚，還覺得耳膜非常刺痛，忍不住皺起眉頭。

不過這次他沒有減慢速度，而是透過照後鏡查看後方的狀況。

這一看，可讓他心跳漏跳了好幾拍，因為照後鏡上竟然出現一個可怕的臉龐，是一個長髮飄逸的女人。

之所以會用「可怕」來形容，是因為那女人的臉好似被重物輾壓過，雖然看得見五官，卻是血肉模糊，感覺和被壓壞的西瓜沒什麼兩樣。

且這隻女鬼很明顯是追著他們跑，速度快到不可思議，這才是最讓俞景浩心驚膽跳的事情。

絕對不能被她追到！俞景浩立即加快油門，只希望能盡快擺脫她。

「怎麼又變那麼快？」還在狀況外的宋智霖驚慌問道：「是不是發生什麼事情？」

「沒事。」不想讓他擔驚受怕，俞景浩仍然故作無事的說：「你坐好就行了。」

「喔。」不曉得到底發生什麼事情，宋智霖也只能照做了，他雙手緊緊的抓著俞景浩。

一邊騎，一邊注意著照後鏡的狀況，只見那隻女鬼離他們愈來愈近，眼看她就要抓到宋智霖的右肩了，俞景浩急忙向左轉，在千鈞一髮之際避開了女鬼。

一路狂飆，好不容易來到公寓前方，停下機車後，俞景浩焦急的推著宋智霖，催促道：「上樓，快！」

雖然還搞不清楚狀況，但宋智霖知道一定是有事情發生，俞景浩才會如此驚慌，所以也沒多問，打開公寓大門後，拔腿就往樓上衝；緊跟在後的俞景浩迅速關上一樓的鐵門也跟著往上跑。

耳邊不斷傳來那女鬼的淒厲吼聲，實在受不了的俞景浩，拿起他的 BOSE 耳罩式耳機戴上，才讓自己的耳膜好過一些。

來到四樓，俞景浩拿出鑰匙打開門，趕緊推了宋智霖一把，「快進去！」

隨即他也跟著進了屋子，一直到此時此刻才敢稍微緩口氣，不過還是憂心的回過頭，查看著外頭的狀況。

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正在客廳看影集的朱豪納悶問道：「你們為什麼慌慌張張的？」

「等一下再說。」俞景浩難掩緊張的回應。

而就在要關上門的時候，他看到那個頭顱扁平、整張臉血肉模糊的長髮女鬼朝他們的大門衝了過來。

不過在她靠近的那一刻，卻像撞在一堵看不到的牆面上，痛得她哀嚎一聲，重重摔跌在地。

隨著這一撞，女鬼瞬間現形，宋智霖和朱豪都被那可怕的模樣嚇到整個人跳了起來，失聲尖叫。

女鬼的哀嚎聲也持續著，既淒厲又刺耳，雖然俞景浩已經戴著耳機，還是難受的皺起眉頭。

看了一眼掛在大門上的八卦鏡，他不得不慶幸，還好有袁謙送給他們的這面辟邪鏡子，擋住了惡意甚重的鬼魅。

不過那女鬼似乎很不甘心，一再的衝撞，每衝撞一次，俞景浩他們的心臟就好像被雷打到一樣，顫動得很厲害，直到確定自己真的無法衝破那道無形的牆，女鬼這才悻悻然的離去。

走過去把門關上，俞景浩這才敢坐下來休息，好好的喘口氣。

說起這間公寓，本來是由俞景浩、朱豪、宋智霖和范東揚四人一起合租，不過現在只剩下三人，因為幾個月前，范東揚因為一場車禍意外往生了。

但是所謂的車禍意外只是表面說法，只有俞景浩他們才明白，范東揚之所以會喪生，是因為有「鬼力」介入。

這次撞鬼讓他們又想起范東揚，心情也都變得很低落。

而當時同樣被厲鬼盯上的他們之所以能活下來，就是那個叫做袁謙的陰間特派員救了他們。

雖然說少了范東揚，房租分攤下來要多付一點錢，但是他們並不想再找其他人住進來，反而保留了他的位置，所有東西都沒有動，擺設就和之前一模一樣……

「你沒事吧？」宋智霖和朱豪都圍過來關心他的狀況。

「暫時沒事了。」他們的詢問把俞景浩從沉思中拉了回來。

「景浩，那個可怕的女鬼為什麼會追著我們跑？」宋智霖臉色慘白、身軀還微微發著抖，嗓音輕顫的問道。

「對啊，還追到家裡來。」朱豪也是相當的心驚。

俞景浩歎了口氣，神情無奈，「智霖，你還記得那個被公車輾斃的機車騎士嗎？」

「記得。」宋智霖用力點著頭，不久前才親眼目睹的慘劇，哪可能那麼快忘記。

「剛才追著我們跑的，應該就是她的鬼魂。」

俞景浩的話讓宋智霖的臉色更加慘白了。

「怎麼會？」宋智霖不安的追問。

「想想你在車禍現場說了什麼話吧。」俞景浩頗具深意的望著他。

「我說了什麼？」宋智霖回憶了一下，「我好像說……真是可惜了，還這麼年輕漂亮說。」

「這就是了。」俞景浩正色叮嚀，「以後如果再遇見這種場合，千萬不要亂說話。」

「就是，禍從口出，以後你說話小心一點啦！」朱豪知道鬼是室友招惹來的，也忍不住念了他幾句。

「喔……」宋智霖頓了下，隨即又一臉驚慌的問：「那我是不是算卡到陰了？」

「嗯，應該暫時沒事。」俞景浩頷首，「不過有空還是一起去『萬福宮』走一趟吧，讓師父幫你去一下穢氣。」

「好。」宋智霖用力點著頭，「愈快愈好。」

當他們在討論要何時前往「萬福宮」的時候，對講機猛然響起，把他們都嚇了一大跳。

俞景浩立刻起身過去拿起話筒，「請問找誰？」

「徒弟，是我，剛好路過，想說順便過來看看你。」

俞景浩一聽到這個中氣十足的聲音，就知道是一直要拉他做徒弟的袁謙，於是按下按鈕，開啟一樓的鐵門。

沒多久，腳步聲已經來到大門前，不止如此，他還聽到了鐵鍊拖地的聲音，沒有等袁謙再按電鈴就先把門打了開來。

「厲害，我徒弟的聽覺真是好得沒話說。」穿著多功能背心和褲子，還戴著漁夫帽，袁謙在爽朗的笑聲中進到了屋子裡。

他的身後還跟著兩個穿著紅色旗袍、身材婀娜多姿的女人。

俞景浩認得她們，身材瘦高、頭髮也比較長的女人是阿嬌，比較豐腴的那位是阿喜，都是萬福宮的人。

一看到那兩位長相亮麗的女人，宋智霖立刻靠了過來，眉開眼笑的說道：「阿喜、阿嬌兩位小姐，妳們還是一樣漂亮耶！」

聽他這麼說，俞景浩只覺得額頭上的青筋都快爆掉了。

如果宋智霖知道阿喜和阿嬌其實就是牛頭馬面的話，相信他一定會備受打擊，對她們也絕對不會再抱持著任何遐想。

一進門，袁謙立刻把俞景浩帶到一旁，輕聲問道：「你們是不是又招惹到什麼不乾淨的東西了？」

「你怎麼知道？」俞景浩訝異的回應，「我們也正在討論要找時間去一趟『萬福宮』呢。」

「當然知道，不然怎麼當你師父。」袁謙自我感覺良好的說，「不用去萬福宮了，今晚我們出巡，剛好在樓下看到那隻女鬼，就順手把她給收了。」

「太謝謝你了。」俞景浩感激的說。

「不用這麼客氣，怎麼說你也是我的徒弟。」袁謙得意洋洋，「師父幫你這點小忙，沒什麼的。」

「我不是你徒弟。」雖然說袁謙真的幫了他們很多忙，但是現在才大二的俞景浩，更想把心思放在課業上。

何況，有誰會放著悠閒的大學生活不過，每天去和那些嚇死人不償命的厲鬼打交道？

「雖然說那女鬼已經被收了，不過你們還是要去除一下體內的穢氣，免得影響身體健康。」邊說，阿嬌邊從口袋裡取出三罐玻璃瓶裝的「蠻牛」飲料給他們。因為都曾經在萬福宮喝過這些師父加持過的飲料，知道它的功效，俞景浩三人也不囉嗦，打開瓶蓋就要喝下。

「等等。」阿喜制止他們，「今天出巡，我沒有帶臉盆，所以你們要自備，快先去準備好，不然把屋子弄髒就不好了。」

說的也是！三人照著指示做才喝下飲料，沒多久就開始大吐特吐，尤其是卡到陰卡得最嚴重的宋智霖，感覺都要把腸胃也給吐出來似的。

不過等到他們把體內的穢氣除得一乾二淨，人也清爽多了。

「好了，我們還要繼續出巡。」用力拍了拍俞景浩的肩膀，袁謙說道：「徒弟，既然你們這麼容易招惹那些不乾淨的東西，別說為師沒有照顧你們，來，一人一串佛珠，長戴身上，保你們平安。」

「謝謝。」接過袁謙遞上來的佛珠，宋智霖和朱豪都慎重道謝。

至於俞景浩，也不是不開心，只是覺得多拿他一樣東西，感覺就多欠他一份人情。

「那先這樣，我們去忙了。」對他們揮了揮手，袁謙和阿嬌、阿喜一起離去。

「慢走。」三人把他們送出大門後，才又回到屋子裡。

「還好袁大哥有過來，真是太感恩了。」一邊說，宋智霖一邊開心的把佛珠戴在手上。

俞景浩和朱豪也都戴上佛珠，真心希望有戴有保佑。

「對了，你們這個週末有沒有事情？」宋智霖眉開眼笑的問。

想了想，俞景浩和朱豪都搖了搖頭。

朱豪問道：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「是這樣的，我們班的潘恆毅約我們這個週末去中部山區的一個小部落玩。」宋智霖比手畫腳，興高采烈的說道：「他說那個小部落很有地方特色，不僅風味餐好吃，而且環境優美，有夜景可以看，還有溪水可以玩，不去真的可惜。」

「你少來！」知道宋智霖不是特別喜歡到處遊山玩水的人，朱豪取笑道：「肯定是由於女人，他告訴你那邊有很多正妹，對不對？」

「你說對了，那邊也有很多正妹。」雖然被看穿，宋智霖依然臉不紅氣不喘，「但你們要相信，我絕對不是貪圖那些正妹的美色才要去的，是真的想去體會一下當地的美景和悠閒生活。」

「最好是。」連俞景浩也忍不住吐他槽。

「而且我也想幫潘恆毅。」宋智霖神情轉為嚴肅，「你們還記得他今年暑假去旅遊，結果同伴和女友都遇到山難過世的事情吧？」

「記得。」那件事情都上了新聞，他們怎會不知道。

「從那次之後，潘恆毅就一直鬱鬱寡歡，難得這次他主動邀約，就當作是陪他散心吧。」宋智霖接著說道：「你們也都曉得，我是最熱心助人的，你們是不是也應該共襄盛舉？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就好好陪他吧。」朱豪故意裝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。

知道朱豪是在鬧他，俞景浩也微微一笑。

「反正你們也都沒事不是嗎？」宋智霖一再哀求，「去啦去啦，潘恆毅說那邊真的很好玩，吃住他都會安排。」

「景浩去我就去。」朱豪丟下一句話，就去上廁所了。

「景浩一」宋智霖故意發出嗲到不行的聲音。

「敗給你了。」在宋智霖的磨纏之下，俞景浩只好棄械投降。

「萬歲！」等到朱豪從廁所裡出來，宋智霖 High 到不行的對他說：「景浩答應要去了。」

「那就去吧。」朱豪這才鬆口。

最後在宋智霖的極力邀約下，除了他們三個人和潘恆毅之外，還有兩個他們班的女生和隔壁班的兩個女生，一共八個人要一起前往那個地處中部山區的小部落遊玩。

他們約早上八點在台北車站集合，之前總是最晚起床的宋智霖，這次卻是起了個大早，然後也叫醒了俞景浩和朱豪。

「你們這些豬！」宋智霖情緒高亢的喊道：「都已經睡到太陽曬屁股了，還不起床？」

「沒那麼誇張吧。」朱豪這才沒好氣的起床去洗漱。

平常包辦叫人起床這個工作的俞景浩也伸了伸懶腰，「等我洗漱完再下去買早餐。」

「我已經買好了，你們洗漱完就趕快過來吃。」宋智霖就好像一個充飽電的機器人一樣，活力十足。

「沒想到某人會這麼早起，還買了早餐，看來天真的要下紅雨了。」剛從浴室出來的朱豪，搖頭晃腦的說。

「別這樣好不好，講得好像我都不做事一樣。」宋智霖故作委屈，「快過來吃，我買了很多呢。」

在宋智霖的催促下，他們吃完早餐趕到台北車站的時候才早上七點半，比約定的八點還早了半個小時抵達。

「我問你，這麼早來幹什麼？」朱豪沒好氣的看著他，「現在呢？」

「早到是一種禮貌。」宋智霖打著哈哈，「放心，他們很快就會來。」

除了他們三個人之外，最早到的人是潘恆毅，七點四十分就到了。

他們班的女生莊心喻、李佳萱則是在七點五十分抵達。

最後到的是隔壁班的兩個女生齊采薰和安寧，她們準時八點到。

一看到大家都到齊了，宋智霖很開心的一一打招呼，並確認車票和座位號碼。

「來了、來了，就是這輛車。」在宋智霖的催促下，眾人一一上了車，他還幫大家找到了位子所在，依序安排就座。

「心喻、佳萱，這是妳們的早餐和飲料。」宋智霖遞上了他精心準備的早餐。

「哇，智霖好貼心，謝謝。」莊心喻和李佳萱開心的接過早餐。

「來，安寧、采薰，恆毅，這是你們的。」宋智霖又各拿一份早餐給他們。

「謝謝。」接過早餐，每個人都是眉開眼笑的。

「貼心只是我的基本技能。」宋智霖得意洋洋的說。

「這個技能真不錯，要好好發揮。」莊心喻等幾個女生被他逗得笑呵呵。

雖然說宋智霖是很貼心的人，也很會說笑，但班上的女生還是都對長相帥氣、為人又正直的俞景浩比較有興趣。

「妳們都太過注重顏值，不注重內在，太膚淺了。」宋智霖故意抱怨，不過心裡還是相當期待，希望這次的旅遊可以認識願意與他心靈交流的女孩。

因為要去的地方高鐵沒有停，所以他們坐的是台鐵，抵達目的地大約需要兩個半小時的車程。

「大家如果累了就睡一下吧。」把眾人都安頓好之後，宋智霖才回到自己的位子上。

看其他人睡的睡、看書的看書，因為無聊，他也拿出手機滑啊滑的，打發時間。在經過一個隧道的時候，光線突然暗了下來，宋智霖本就滑手機滑到有點累，又突然覺得很睏，便閉上眼睛休息，結果就這樣睡著了。

等到他再次醒來，是俞景浩輕拍他的肩膀，告訴他快到站了，見他還一副睡眼惺忪的樣子，朱豪忍不住在一旁糗他，說他該不會是出來玩太興奮了，所以昨晚都沒睡吧，隨即又惹來眾人的揶揄和打趣。

很快，在潘恆毅的帶領下，他們於二林站下了車。

「然後呢？」拎著行李走出車站之後，宋智霖問道：「還要再轉車，對吧？」

「對。」潘恆毅頷首，「要走一小段路，然後再搭公車到山上的部落。」

「好，那我們走吧。」在宋智霖的吆喝下，眾人跟著潘恆毅的腳步，朝公車站牌的方向前進。

「哇，這邊真的好鄉下。」來到俞景浩的身旁，綁著馬尾的莊心喻說：「比我想像的還要偏僻。」

「嗯。」俞景浩笑了笑，「我們都在都市住習慣了，偶而來鄉下走走，透透氣也

不錯。」

「所以你也喜歡大自然？」留著一頭俏麗短髮、看起來像個小男生的李佳萱也靠上前來，笑呵呵的說：「那麼以後還要出來玩的話，記得約一下。」

「約，一定約。」宋智霖笑呵呵的接口，「放心，如果我們家景浩有要出遊的話，一定第一個通知妳們。」

「到公車站牌要走多久？」朱豪沒參與聊天，問著走在最前面的潘恆毅。

潘恆毅和朱豪差不多高，不過他比朱豪瘦，看起來有種弱不禁風的感覺。

不過他們都知道，以前的潘恆毅是相當壯碩的，是自從和女友還有一些友人遇上山難之後，終日鬱鬱寡歡才日漸消瘦，成了現在這副模樣，而且他原本是很開朗的一個人，如今卻變得相當沉默，很少主動找人搭話。

面對他的詢問，潘恆毅指著前方，「三十分鐘內就會到了。」

「天啊，三十分鐘！」幾個女生驚呼道。

「那坐車上去的時間呢？」朱豪接著又問：「要多久？」

「等車時間不算的話，大概也是半個小時。」潘恆毅都是針對他的問題回答，沒有多餘的話。

又試著和他聊了一下，但潘恆毅的態度一直很冷，後來朱豪也識趣的退了下來。來到朱豪身旁，用力拍了幾下他的肩膀，宋智霖說道：「來，我幫你介紹一下這兩位隔壁班的美女。」隨即手向左右各點了一下，「這位是安寧，那個是齊采薰。」

「別鬧了，我們早就認識。」朱豪白了他一眼，「還一起去看過電影呢。」

「真的假的？」宋智霖表情誇張，「我還以為你是 Gay 呢。」

「去你的！」朱豪沒好氣的捶了他一拳，逗得安寧她們笑到合不攏嘴。

見莊心喻走得滿頭大汗，俞景浩說道：「累了吧，我幫妳拿行李。」

「謝謝。」莊心喻感激的說。

「我的也順便吧。」李佳萱見狀，竟然也不客氣的把自己的行李塞給他。

俞景浩也不以為忤，就當做是在健身。

走著走著，他突然聽到路旁的草叢裡傳來「喵喵」聲，好奇的撥開草叢看了一下。黑影一閃，俞景浩見到有隻黑貓以非常快的速度跑走，他正要退回去，卻有個東西吸引了他的目光。

俞景浩走上前，發現竟然是一座小小的廟。

再往小廟裡面看去，有個土地公神像，不過神像歪倒在一邊，加上周圍雜草叢生，不仔細看的話，還真不曉得這裡有一座小廟。

「景浩，怎麼走這麼慢？」宋智霖對已經脫隊的俞景浩大喊，「是不是提不動那些行李？要不要我幫忙？」

「不用，我馬上來。」將那土地公神像扶正之後，俞景浩加快腳步追了上去。

「就在前面了。」潘恆毅吁了口氣。

抹去額頭上的汗珠，李佳萱攏了攏俏麗的短髮，喘著氣說道：「總算要到了，不然我真的沒體力再走下去。」

「平常要多運動。」朱豪指了指，「不遠了啦，加油。」

「拜託，這又不是平地，都是上坡好嗎！」李佳萱不服氣的說：「女生裡面，我體力算好的了。」

已經看到公車站牌就在不遠處，俞景浩揚聲，「快到了。」

「真的耶！」在歡呼聲中，眾人加快腳步，總算來到了公車站牌處。

「這邊公車多久來一班？」俞景浩問道。

「大約……」一邊沉吟，潘恆毅一邊在記憶裡搜索著相關的資訊。

「來了、來了！」宋智霖打斷他的思緒，興奮大喊，「我們運氣真好。」

「真的，還好不用等。」安寧幾個女生，也都笑得很開心。

宋智霖在幫忙眾人提行李的同時，不忘提醒，「來，上車時小心，不要踩空了。」

公車上的人不多，位子很空，不過一看到他們上車，車上那些人立刻鼓掌，還夾雜著興奮的叫聲。

面對他們這突如其來的舉動，宋智霖等人一愣一愣的，搞不清楚怎麼一回事。

「你們好。」回過頭來望著他們的司機，和藹笑道：「我是司機，大家都叫我勇哥，我們代表永安部落的人歡迎你們來玩。」

「謝謝。」還真是熱情，宋智霖也興奮的回應，「我們也很高興能去永安部落玩，相信這會是我們永生難忘的回憶。」

「一定、一定。」勇哥再次鼓掌。

其他車上的乘客也都跟著鼓掌，開心的說：「歡迎、歡迎。」

等他們都坐定位而且把行李放好之後，勇哥才開動車子。

走到俞景浩身旁，宋智霖問道：「景浩，你要不要吃暈車藥？」

俞景浩的聽力優於常人，卻也比一般人更容易暈車，坐火車還好，但是公車和小型車他就沒辦法了，尤其是遇上山路的話，更是容易吐得一塌糊塗。

因為明白他的狀況，而且知道此行會經過一段山路，宋智霖特地幫他準備了暈車藥。

「一定要吃？」非到萬不得已，俞景浩實在不想吃暈車藥。

「你剛才也聽到了，恆毅說大約有半個小時的車程。」三十分鐘的山路，對別人來說或許不算什麼，但是對俞景浩來說可是一大酷刑。

「吼，你也不早點拿出來。」朱豪翻了個白眼，「景浩現在才吃暈車藥，來得及嗎？」

「不好意思啦，剛才比較忙，忘了。」宋智霖歉意連連的說：「或多或少還是有幫助吧。」

「半個小時……」俞景浩想了一下，伸出手，「好吧，我吃。」

「來。」宋智霖趕緊把暈車藥遞給他，同時送上一瓶礦泉水。

俞景浩一口氣把藥吞了，又配了一大口的水，只希望待會能減緩暈車的不適感。

「景浩會暈車喔？」李佳萱同情的看著他，「真的好可憐。」

「真的。」站在她身旁的莊心喻，也點著頭。

「我也會暈車耶，而且暈很大。」宋智霖故作暈眩的模樣，「妳們誰來扶我一下？」

「你就是暈死了也沒人理你。」朱豪沒好氣的說。

「智霖，還有暈車藥嗎？」來到他身旁，安寧說道：「采薰說她也會暈車。」

「有。」宋智霖把藥遞給她，「吃一顆就行了。」

「好，謝謝你。」

「大家快點坐好吧。」潘恆毅說道：「從現在開始幾乎都是山路，所以會暈車的話，最好不要起來走動。」

只有會暈車的人，才能體會暈車的痛苦。

隨著山路曲折，公車搖搖晃晃的往上爬，因為路不大，勇哥開的速度並不快，然而隨著公車的搖晃，俞景浩已經開始有些不舒服，只能緊閉著雙眼休息。

沒多久，他聽見了下雨的聲音，那雨水打在車頂上的「滴滴答答」聲，在他聽來非常清楚。

比較奇怪的是在這雨聲當中，俞景浩好像還聽見有人在哭泣的聲音，他抬起頭來，想知道這哭聲是從哪裡傳來的。

就在他專心尋找著哭聲的時候，突然又傳來一陣「轟轟轟」的奇怪聲響，完全蓋過了那陣哭聲。

「奇怪，這到底是什麼聲音？為什麼會這麼大聲？」俞景浩相當不安，起身查看。感覺那聲音應該來自車子外面，而且是發自於上方，也就是山頭的所在。

雖然不清楚這聲音是怎麼一回事，但總覺得不對勁的俞景浩，打算告訴司機這個狀況。

就在他起身走動的時候，宋智霖和朱豪都投來詢問的眼神，不過俞景浩一時實在不知怎麼跟他們解釋，所以搖了搖手，示意他們先坐好。

來到司機的身後，拍了拍對方的肩膀，俞景浩焦急的想要告知他自己所聽到的異狀。

結果他的手才剛觸及司機的身體，「嘩啦」一聲，居然有黑壓壓的東西撞破車窗，然後整個蓋向司機，把俞景浩嚇了一大跳。

「哇啊一」整輛車立刻充斥著驚叫聲。

是走山！當發現那黑壓壓的東西竟然全是土石的時候，俞景浩雖然想要向眾人示警，但一切都晚了，土石不但活埋了公車司機，還把公車整個推翻，連人帶車滾下山崖。

一時間天旋地轉，俞景浩整個人被拋高，在翻滾的車廂裡撞來撞去，只能感覺到撕心裂肺的痛。

在這同時，他也看見車子裡的其他乘客，還有一起前來遊玩的宋智霖等人，都和他一樣，被撞得血肉模糊。

下一刻，土石撞破其餘車窗，朝他們席捲而來，最後將他們壓得死死的。

俞景浩被壓得完全喘不過氣來，痛苦萬分，就在他覺得自己快要斷氣的時候，身體突然被人猛烈搖晃，還有很多熟悉的聲音在耳畔叫喚著他的名字。

睜開眼，俞景浩發現宋智霖等人全都圍在他身旁、睜大眼睛看著他。

「你沒事吧？」宋智霖伸手在他的眼前晃啊晃的。

「別這樣。」朱豪制止，「這麼做只會讓景浩頭更暈。」

呆了半晌，回過神來之後，發現車子仍然正常行進著，俞景浩才恍然說道：「沒事，只是作了個惡夢。」

還好只是一場夢，俞景浩不得不慶幸，但也不曉得為什麼，心裡還是隱約有種不安的感覺。

「真的沒事嗎？叫得這麼慘烈，一定是作了很可怕的夢。」莊心喻憂心的看著他。儘管被嚇出一身冷汗，不過不習慣讓人擔心的俞景浩還是搖了搖頭，故作輕鬆的說：「沒什麼。」

「剛才景浩的表情真的超可怕，我都被嚇到了。」李佳萱輕拍著自己的胸口。

「不好意思，因為暈車，人很不舒服。」俞景浩帶著歉意笑道。

「快到了。」一直關心著路況的潘恆毅指著前方，「就在前面。」

「終於到了。」宋智霖和安寧等幾個女生在車窗前興奮的叫著。

車子停下來之後，眾人拎著行李，很開心的下了車。

「哇，真的好漂亮！」

「你們看那邊，天空好藍，朵朵白雲看起來就像棉花糖。」

「這山景真的美到無話可說。」

聽到眾人的讚歎聲不斷，俞景浩跟著大家看了一下四周的景色。

只見藍天非常的耀眼，點綴著幾朵白雲，映照著無數蔥綠的山頭，那景色真的讓人感覺很舒暢，也讓他一掃心中的陰霾。

看見眾人反應這麼熱絡，宋智霖得意洋洋的說道：「就說這一趟旅遊絕對讓你們值回票價，不虛此行吧！」

「好，知道你最棒了，謝謝你。」幾個女生開心的又叫又跳。

公車開走後，和他們一起下車的人都已經陸陸續續離開，宋智霖等人還流連於絕美的山景當中。

「肚子有點餓了說，中餐要去哪裡吃？」四個女生當中，身材最豐腴的齊采薰抱著肚子，有些難為情的說：「不好意思，我比較容易肚子餓。」

「沒問題。」宋智霖跑去和潘恆毅討論了一下後，回來宣佈，「我們現在先過去民宿那邊，把行李放到房間，吃過午餐後再出來走行程。」

「好喔好喔。」本來不覺得餓的，被齊采薰這麼一提，大家也都餓了起來。

不過有一個人例外，就是剛才暈車的俞景浩，現在的他完全沒有食慾。

第二章 不明的失蹤

在潘恆毅的領路之下，他們來到了永安部落。

部落的出入口上方，掛著一塊白色木牌，上面用紅色油漆寫著「永安部落」，字體雖然不工整，但是寫得很狂野，頗具地方特色。

「永安部落不大，大約只有一百多戶，但是食、衣、住、行都還算便利。」邊走，潘恆毅邊簡單的介紹，「建築大都是平房，也因為具有地方特色，所以吸引不少人前來遊玩。」

「你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？」在來這裡之前，俞景浩還真沒聽過這個位在中部山區的小部落。

「我女朋友帶我來過。」潘恆毅語氣突然變得有些感傷，「她很喜歡爬山，也喜歡到處走走，跟著她，我去過許多美如仙境的地方，就像這裡一樣。」

「真的，這裡的景色很美。」曾聽宋智霖提過他的女友是死於山難，心想可能是勾起了他的傷心事，俞景浩不禁覺得有些抱歉。

朱豪發現了這個狀況，急忙推了推還在傻笑的宋智霖，示意他趕快去化解尷尬的氣氛。

「對對！」臨危受命的宋智霖，笑呵呵的說道：「這裡不只風景美，恆毅還說這邊的妹都很正，而且個個熱情如火呢！」

「喂，宋智霖，你皮在癢喔。」雙手叉腰的李佳萱斜眼瞪著他，「你的眼裡還有沒有我們？」

齊采薰也一臉壞笑的說：「對啊，小心我們扒了你的皮。」

莊心喻和安寧雖然沒說話，但是看他的眼神也都隱藏著火藥味。

「哎喲，那是妳們都不給小弟我機會。」沒想到一句話惹火了四個女人，宋智霖急忙打著哈哈，「不然，我何苦跑到山上來找這些山中的妹子。」

「所以你的意思是說，我們比這些山中妹子來得優，對不對？」李佳萱盯著他瞧，一副「你最好不要答錯」的樣子。

宋智霖狗腿的搓著手，陪笑道：「那當然。」

「這還差不多。」李佳萱這才滿意的點頭。

指著前方一棟有著白色牆面、藍色門板和窗櫺的平房，潘恆毅說道：「到了，就是那棟民宿。」

「哇，好可愛的房子。」幾個女生快步跑了過去。

等俞景浩他們來到大門口的時候，看見有個身材高挑、五官輪廓立體的年輕女人，正在和李佳萱她們說話。

「哇！」驚為天人的宋智霖立刻靠上前去，笑道：「妳好，請問這間民宿是妳在管理的嗎？」

「是啊，這是我家。」年輕女人笑吟吟的回應。

「原來是妳家，難怪這麼漂亮。」宋智霖語帶雙關的說道：「請問怎麼稱呼妳？」

「叫我小蘭就行了。」眨了眨大眼睛，女人問道：「請問訂房的人是？」

「是我，潘恆毅。」

「好的，沒錯，這是房間鑰匙，先給你們，要退房的時候再還我就行了。平常時間我們並不待在民宿這邊，只有清潔打掃和準備餐點才會過來，若有事情可以打名片上的電話聯絡。」小蘭笑容燦爛的說。「請問，需要為你們準備午餐嗎？」

「是的，需要。」接過鑰匙，潘恆毅問道：「請問……這間民宿的老闆換人了是嗎？」

「沒啊。」特地看了他一眼，小蘭疑惑的問：「為什麼這麼問？」

「因為我上次來的時候，老闆是一對中年夫妻。」潘恆毅回應道：「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，老闆叫做阿浪。」

「呵呵，那是我爸爸啦。」小蘭笑道：「他們有事下山去了。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潘恆毅點了點頭，「那可以先幫我們點餐嗎？」

「沒問題。」小蘭很快的將菜單拿了過來。

因為潘恆毅來過，所以眾人就讓他拿主意。

等他們點完餐之後，小蘭說道：「你們先坐一下，我去準備飯菜。」

「我幫妳。」宋智霖立刻自告奮勇的跟上。

「這傢伙還真是重色輕友。」朱豪忍不住念了一下。

「如果不重色輕友，就不是宋智霖了。」俞景浩也忍不住笑了。

進到屋子裡，這間民宿是長方形的平房建築，一共有三道對外門，中間是客廳，左、右兩邊都是設計成通鋪的房間，而客廳裡也有各自通向房間的門。

房間打掃得很乾淨，而且真的有花心思在佈置，隨處都可以看見具有部落特色的裝飾品。

「咦？」在屋子裡來回走了幾趟，莊心喻疑惑問道：「怎麼都沒有看見廁所？」

「廁所在外面，和浴室一起。」指了指後門，潘恆毅說道：「從那個門出去，在左手邊。」

幾個女生聽了，一起去後面看了一下，才又回到客廳來。

「好吧，那就男左女右。」被小蘭從廚房勸回的宋智霖說道：「妳們睡右邊的房間，我們睡左邊，稍息後開始動作。」

「你以為在當兵啊！」李佳萱沒好氣的說。

沒多久，小蘭已經在客廳裡擺了一桌飯菜，香氣四溢，引得眾人肚子都咕嚕嚕的叫著。

第一道上來的是烤魚，雖然只是簡單的塗抹鹽巴下去烤，但是配上檸檬片和椒鹽之後就很美味，而且魚肉很鮮嫩，完全沒有腥味。

接著是炒半天筍和破布子炒山蘇兩道野菜，由於平常比較少吃到這些，眾人直呼好吃。

最後上來的是野菜湯和炒山豬肉，山豬肉相當有嚼勁，又下飯，讓眾人吃得飽到不行。

看他們吃得津津有味，俞景浩卻因為暈車的關係，一點食慾都沒有。

「景浩，真是辛苦你了。」宋智霖眼中滿是同情，「放心，我幫你留了飯菜，餓了再吃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俞景浩感激的說。

「這個是我們永安部落的旅遊指南，你們可以參考看看。」等他們吃完，過來準備收餐具的小蘭說道：「你們看需不需要找嚮導開車載你們去，如果不需要，我們這邊也有免費提供的腳踏車。」

「我們借腳踏車就好。」潘恆毅說道：「我等等想帶他們先去看一下附近的景點。」

「OK。」小蘭朝他豎起了大拇指。

「哇，真的太棒了。」宋智霖開心不已，「小蘭，妳要不要一起去？」

「下午我還有事情，沒有辦法。」搖了搖頭，小蘭帶著歉意說道：「如果是晚上

就可以。」

「這樣啊。」失望之情立刻寫在宋智霖的臉上。

「對了，今天晚上我們這邊有辦晚會，很熱鬧也很好玩，你們一定要來參加喔。」小蘭熱情的邀約。

「好啊好啊，我們一定到。」宋智霖不斷點著頭，直到小蘭收著碗盤離去。

「智霖，你是狗嗎？」李佳萱取笑道：「還有沒有一點身為人的尊嚴？」

「別這樣嘛。」撓著頭，宋智霖罕見的手足無措，把大家逗得很開心。

「對了，」潘恆毅像是想到什麼，「忘了跟你們說，在這邊手機都收不到訊號。」聞言，每個人都拿出自己的手機看了一下，發現竟然真的沒有人的手機收得到訊號。

「怎麼會這樣？」俞景浩第一個念頭就是，萬一發生緊急情況怎麼辦？

「不可能啊，既然這邊有個部落在，雖然不大，應該還是會去申請加裝基地台或是強波器之類的設備才對吧。」朱豪難以置信，「如果只是一、兩家電信公司收不到訊號就算了，怎麼可能全部都收不到？！」

「這個問題我曾經問過這家民宿的老闆，也就是小蘭的父親。」潘恆毅解釋，「他們說會選擇在這裡生活就是崇尚自然，還勸我們既然都來渡假了，就應該關掉手機，好好享受這邊的大自然和悠閒生活。」

「好吧。」這麼說也不無道理，不過俞景浩又想到了另一個問題，「先撇開對外聯絡不說，那麼我們彼此之間要聯絡的時候怎麼辦？」

「問得好！」宋智霖得意洋洋的揚聲，「這個部分恆毅已經事先想到了，所以我們幫大家準備了無線電對講機。」

「無線電對講機？」

「沒錯，為了提這個上來，我可流了不少汗。」宋智霖取出一個黑色的提袋，「有一些是恆毅去借的，有些是我借來的。」

「你們還真有心。」朱豪讚許的點著頭。

「看到沒有，這就是專業。」宋智霖挑起眉，頗為自豪。

「我們也有嗎？」莊心喻問道。

「都有，一人一支。」一邊發給他們對講機，宋智霖一邊說道：「這個對講機的通信範圍大約是方圓五至十公里，說遠不遠，但也算可以了，如果大家不小心脫隊的話，盡快以對講機聯絡，避免因為距離太遠而聯絡不上。」

「好，大家都要帶好，以備不時之需。」俞景浩也說道。

教會他們怎麼用對講機之後，潘恆毅說道：「那麼大家先休息一下，我們半個小時後出發，帶你們出去走走。」

潘恆毅這麼說的時候，聲調有些微的變化，好像比較急促，感覺情緒有點激昂，俞景浩特別看了他一眼。

是因為來這邊玩，所以很興奮很開心吧？俞景浩這麼猜測著。

半個小時之後，在宋智霖的吆喝下，眾人來到大門口。

「自己選。」指著借來的腳踏車，宋智霖說道：「一人一台。」

「可是我不會騎腳踏車……」看著那些腳踏車，莊心喻侷促的開口。先前她就想坦承，卻因為過於羞澀而不好意思開口。

「我載妳吧。」俞景浩朝她招了招手。

「謝謝你。」誠心的道謝後，她就要坐上俞景浩的腳踏車。

「我也不會騎，載我。」李佳萱竟然也硬擠著要坐上去。

「不會吧，這樣也要搶？」朱豪看了不禁搖頭，「景浩不可能一次載得動妳們兩個，佳萱，妳過來給我載好了。」

「才不要！」李佳萱嘟著嘴。

「真的不要？」朱豪正色說道：「數到三，如果還是不要的話，妳就只能給智霖載囉。」

「幹麼這樣？」躺著也中槍的宋智霖一臉無辜。

「算了，我自己騎。」李佳萱這才心不甘情不願的牽過一輛腳踏車。

不是說不會騎？當然，宋智霖只敢在心裡這麼想，可不想又惹了一身腥。

其實都已經同學一年多了，對於李佳萱和莊心喻這兩個女孩的關係，他們也都了然於心。

這兩人平常孟不離焦、焦不離孟的，而莊心喻個性比較內向溫柔，相對的人緣也比較好。

李佳萱呢，個性外向，也比較男性化，但什麼事情都喜歡和莊心喻比較或是爭奪，就好像剛才那樣。

總之最後除了俞景浩載著莊心喻之外，其他人都自己騎一輛腳踏車。

「都好了吧？」見眾人都已騎上腳踏車，宋智霖大手一揮，「出發。」

「第一個景點是這邊相當有名的護漁小道。」一邊騎車的同時，潘恆毅介紹道：「全長大約是三公里。」

「沒錯。」顯然做過功課的宋智霖接著道：「你們看這條溪流，和森林樹木形成天然美景，可說是巧奪天工。而且走在這小道上，我們除了可以好好的吸收一下芬多精之外，還可以欣賞溪水裡的自然生態。」

徜徉在這天然的美景當中，加上徐徐吹來的森林微風，好不舒服，眾人都大口大口的呼吸著新鮮空氣。

尤其是這邊除了蟲鳴鳥叫之外，幾乎沒有什麼噪音，所以俞景浩也不需時時戴著他的耳罩式耳機，都只掛在脖子上備用。

「智霖，這邊晚上會有螢火蟲嗎？」安寧好奇問道。

「有！」宋智霖才想要回答這個問題，李佳萱卻早一步搶話，「就是宋智霖這隻大淫蟲。」

「吼！」在眾人的嘻笑聲中，宋智霖一臉無奈，「幹麼這樣？」

「就是，怎麼可以這麼說我的兄弟。」朱豪有義氣地跳出來，「就算是，他也是一隻心地善良的大淫蟲。」

這下眾人是笑得更大聲了。

還以為他要幫自己說話，結果卻不是這麼回事，宋智霖瞪了好友一眼，搖了搖頭。

小道雖然不長，不過他們是一邊騎一邊聊天，所以騎了好一段時間才走完整條小道。

在這過程當中，俞景浩也發現他們的嚮導，也就是潘恆毅，總是沉著臉，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，當大家在嘻鬧的時候，他依然不苟言笑。

且俞景浩還覺得，他的注意力好像不在周遭的事物上，當大家提到他的時候，他也老是慢半拍才反應過來。

會不會是因為這邊讓他想起了罹難的女朋友？

雖然同班，畢竟俞景浩和他不是那種熟到可以互聊心事的朋友，而且如果說連宋智霖都沒辦法逗他開心，相信別人也很難辦得到。

再找機會和他談談吧。俞景浩還是希望能幫上忙，幫忙開導開導也好。

「接下來我們去情人坡，那邊是看夕陽和夜景的好地點。」在最前面帶路的潘恆毅看了一下手錶，「這個時間過去，正好可以看夕陽。」

「好棒。」心情愉快的眾人，都覺得腳踏車愈踩愈輕快。

他們沿著山中小徑，在樹林中穿梭，有時追逐、有時嬉戲，玩得好不開心。

「各位朋友，情人坡到了！」宋智霖開心的大喊，「有情人的請帶著情人，沒有情人的也請帶著相機或手機，然後趕快移動你的腳步過來，現在時間是下午五點十分，正是觀看夕陽的好時候，千萬別錯過了。」

「最好是有情人啦。」李佳萱沒好氣的說：「不過夕陽是一定要看的。」

眾人很快的來到情人坡，一字排開，望著那顆正在西落的火紅夕陽。

「我可以跟夕陽許願嗎？」齊采薰笑嘻嘻的說。

「當然可以。」安寧說著，取笑道：「如果妳許願要一個男朋友的話，說不定它會送妳好幾個喔。」

「最好是。」

夕陽真的很美，俞景浩等人就這麼看著，後來看累了，眾人乾脆席地而坐，直到它沉到地平線底下才起身，準備回永安部落的民宿。

潘恆毅率先騎著腳踏車上路，其他人也一一跟上。

等莊心喻安穩坐上後座，俞景浩才騎動腳踏車，跟著眾人騎了一小段距離後突然發現不對，他驚呼道：「等一下，大家先停下。」

被他這麼一喊，眾人紛紛停了下來，你看我、我看你的，不曉得是怎麼回事。

「景浩，怎麼了？」宋智霖有些不解的問，「再不快點，等一下天色昏暗，會很難騎。」

「問題是……」視線掃過在場眾人，俞景浩再做過一次確認後，憂心的說：「我們少了一個人。」

「少了一個人？」眾人這才趕緊點名，發現果真只剩下七個人。

「少了誰？」宋智霖焦急問道：「大家幫忙確認一下，有誰不在？」

「是安寧！」齊采薰大喊。

眾人這才想起那位娃娃臉、個子不高，也不多話的女生，由於她大都跟齊采薰走在一起，所以她是第一個發現的。

「大家快點幫忙找找。」朱豪倒轉腳踏車，準備回頭找。

「不是有對講機嗎？」俞景浩提醒道：「呼叫看看。」

「對吼。」宋智霖這才趕緊拿起自己的對講機，按下發送鈕，「安寧、安寧，聽到請回答。」

他試著叫了好幾次，但是都沒有得到回應。

「怎麼辦？安寧會不會出事？」和她感情最好的齊采薰緊張得都快要哭了。

「別擔心。」朱豪安慰她，「剛才在看夕陽的時候我還有看到她，才離開這麼一點時間，應該不會離得太遠才是。」

就在大家擔心不已的時候，潘恆毅突然跳下腳踏車，衝進樹叢裡，很焦急的喊道：

「安寧，妳在哪裡？！」

看到他那有點歇斯底里的反應，俞景浩等人都有些驚訝，如果不知情的話，還以為失蹤的人是他女朋友。

擔心潘恆毅的狀況，俞景浩說道：「朱豪，你把他帶回來。」

「好。」朱豪立刻跟過去。

「大家聽我說，先把你們身上的對講機關機。」俞景浩對眾人大喊，然後拍了拍宋智霖的肩膀，「智霖，繼續用對講機呼叫，我來試看看能不能聽到些什麼。」

「好。」宋智霖立刻拿起對講機呼叫，而其他人雖然不清楚為什麼要這麼做，但也都依言先調整了自己的機子。

「這……這是要做什麼？」莊心喻忍不住好奇的問。

「啊，忘了告訴你們，景浩的聽力異於常人，連極細微的聲音都聽得見。」宋智霖解釋道。

示意其他人先不要說話後，俞景浩閉上雙眼，將注意力專注在聽覺上。

當宋智霖發送無線電訊號，或是結束發送的時候，對講機都會發出「嘟」的一聲，而這聲音遠比對話的聲音來得響亮，所以俞景浩試著要捕捉的就是這個聲音，只希望可以借著這聲音，盡快找出安寧的位置所在。

莊心喻、李佳萱和齊采薰三人全都屏息以待，就怕呼吸太大聲，影響到他的專注。聽到「嘟」的一聲，俞景浩立即朝情人坡的方向跑去，同時大喊，「智霖，不要停，繼續按無線電的發送鈕。」

「好，交給我。」宋智霖依他的指示，不斷的按發送鈕。

這也讓俞景浩更加的確定，他每一步的奔跑都離那發出來的訊號聲音更近一些。擔心他和安寧的狀況，眾人便都跟了上去，不過宋智霖也示意大家別跟太近，免得影響到俞景浩的判斷。

來到情人坡左側的一處小山坳，當俞景浩到達該處的時候，聽到「沙沙沙」的奇怪聲音，而且草叢應聲擺動了幾下，就好像有什麼人或是動物匆匆離去的感覺。心知有異，俞景浩立刻追過去查看，結果沒看到是什麼東西，卻發現了躺在地上的安寧，還有她的腳踏車。

「找到了，安寧在這裡，大家快過來。」在叫喊的同時，俞景浩也觀察著她的狀況。

只見安寧緊閉雙眼，鼻、口上都黑黑的，好像是沾上了泥巴之類的東西，也不曉得還有沒有氣息，俞景浩急忙伸手探了一下。

還好，還有呼吸。

「安寧！」俞景浩急忙拍打著她的臉，呼喚道：「醒醒，妳沒事吧？」

被他這麼一拍，安寧突然坐了起來，吐出一些東西之後，「哇」的一聲哭了起來，把趕來的宋智霖等人都嚇了一大跳。

看到她這個樣子，莊心喻那幾個女生都掩著嘴，被這突發的狀況嚇得不行。

「都是我找妳來玩，才害妳遇到這樣的事情。」齊采薰嗚咽說道：「安寧，妳不能有事啊……」

俞景浩抬頭看了一下趕過來的眾人，發現站在一旁的潘恆毅表情很難看，還咬著指甲，說是擔心或是難過又不像，感覺有點複雜。

「恆毅。」俞景浩還是忍不住說道：「雖然是你邀我們來玩的，但有些意外無法預見，也很難避免，所以你不用把所有的責任都往自己身上扛。」

看了俞景浩一眼，潘恆毅點了點頭，那感覺好像是說他知道了，卻沒有說話。

等到安寧緩過氣之後，眾人也開始關心她到底是遇上了什麼事情，為什麼會昏倒在這裡？

而且俞景浩發現，不只她的口、鼻上有汙泥，就連她的腳踝和衣服上也都有。

面對眾人的關懷，安寧不斷的抽泣著。

「安寧、沒事了，不哭不哭。」也跟著哭得唏哩嘩啦的齊采薰緊緊抱著她，不斷安慰。

「剛才我騎在最後面，正想要追上你們的時候……」在眾人的關懷與安慰聲中，安寧難掩驚懼的說：「突然有人從後面抓住我，還捂住我的口鼻，讓我沒辦法跟你們求救。」

「對不起！」齊采薰自責的說：「我竟然沒有注意到妳不見了，還好有景浩在。」

「別這麼說。」安寧接著道：「那個抓住我的人，連人帶車把我朝這邊拖了過來，因為無法呼吸，所以我很快就暈了過去。」

「妳有看見對方的樣子嗎？」俞景浩追問。

「沒有。」安寧搖了搖頭，眼眶含淚，「對方是從後面抓住我的，我連回頭的機會都沒有。」

「沒事就好、沒事就好。」幾個女生不斷安撫著她的情緒。

俞景浩把幾個男生叫到一旁，輕聲說道：「雖然不曉得究竟怎麼一回事，但接下來我們真的要多留意一下她們的安全。」

在眾人都領首表示了解的時候，俞景浩又接著說：「恆毅，部落這邊有派出所嗎？」

「有，部落裡就有一個小派出所。」潘恆毅領首，「回程我帶大家過去。」

「好，麻煩你。」俞景浩覺得還是應該去報警備個案，這樣對大家的安全比較有保障。

因為這個意外，他們騎車的順序有所改變，由潘恆毅、宋智霖兩人帶頭，中間是安寧、齊采薰和李佳萱，接下來是載著莊心喻的俞景浩，朱豪則是殿後。

還好，雖然天色愈來愈暗，但是一直到他們回到永安部落，都沒有再發生其他事情。

進到部落之後，在潘恆毅的引領下，他們直接來到派出所。

原本他們以為派出所外觀會和市區一樣，都是那種類似紅磚外牆的建築，結果出乎他們意料，這邊的派出所就和其他民宿一樣，都是平房造型，而且外牆也是白底藍邊。

沒想到連派出所都這麼有渡假的 Fu。

進到派出所裡，值班台前坐著一個男警察，身材還挺胖的，看起來應該是四十好幾的人了，和這裡大多數的居民一樣，都是皮膚黝黑，五官深邃，還有點戽斗，而且他的眼睛比其他人大了些。

值班台前放了一個名牌，上面寫著「值班警員：陳錦江」。

而坐在裡面看電視的那名警察，也是膚色黝黑、五官分明，不過看起來很年輕，而且身材相當結實。

「有什麼事嗎？」一看到俞景浩他們走進來，那名叫做陳錦江的胖警察站了起來，略顯詫異的看著他們。

「是這樣的……」安寧在情人坡那邊所遭遇的可怕情事，俞景浩簡要說了一遍。

「居然有人敢在我們的地盤上鬧事？！」陳錦江愈聽眉頭皺得愈緊，聽到最後，搖了搖頭，「放心，我們等一下就派人過去那邊查看。」

「謝謝。」俞景浩感激的說：「那麼再麻煩你幫我們備個案。」

「沒問題，我會幫你們備案。」陳錦江回過頭，朝那名在看電視的年輕警察說道：

「阿光，你先叫小羅他們過去情人坡那邊看一下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阿光拿起對講機，呼叫線上巡邏人員過去查看。

等了好一會兒，陳錦江請安寧在他寫的紀錄上簽名後，拍了拍簿冊說道：「這樣就可以了。」

「謝謝。」俞景浩等人道謝後就要離開。

「等一下。」陳錦江叫住他們，「今天晚上我們部落有辦同歡晚會，你們要不要參加？」

「嗯，我們的民宿老闆也有跟我們說。」怎麼可能不參加，宋智霖笑呵呵的回應。

「你們住哪一家民宿？」陳錦江問道。

「小蘭他們家。」潘恆毅回應。

「原來是小蘭他們家的客人。」陳錦江恍然大悟，「那你們就更應該要參加了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宋智霖好奇的問。

「因為今天的晚會換他們家主辦，而你們又是他們家的客人，當然要參加。」陳錦江笑得很豪爽。

「會的，我們會參加。」宋智霖在揮手道別的時候，很肯定的說。

在回民宿的路上，俞景浩來到安寧身旁，關心問道：「妳還有心情參加晚會嗎？」

「可以。」笑了笑，安寧眨了眨她的眼睛，「謝謝你。」

「對啦，去參加晚會可以讓心情放鬆一下。」擔心他們不去，宋智霖急忙說道：

「而且剛才警察也說了，會派人去情人坡那邊巡邏，所以放心啦，沒事的。」

「安寧。」齊采薰還是很不放心，「如果妳不想參加就說，沒關係我可以留下來陪妳。」

「真的沒事。」安寧努力的擠出笑容，「就像智霖說的，去那邊讓自己放鬆一下也好。」

「好，那麼大家就先拋開一切，好好的玩一下。」宋智霖舉臂大喊。

也是，團體中還是需要一個像宋智霖這種會帶動氣氛的人。俞景浩讚許的朝他豎起大拇指。

結果他們才回到民宿，腳踏車都還沒停好，小蘭已經過來找人了。

「怎麼這麼晚才回來？」小蘭不斷的催促道：「晚會就要開始，飯菜也都準備好了，快來。」

在小蘭的帶領下，他們來到位在部落中心位置的活動廣場。

遠遠的他們就聽到音樂聲了，廣場很大，還有舞台和樂團。

小蘭把他們帶到廣場正前方的一處桌位，招呼道：「你們先坐，飯菜等一下就會送上来。」

「我來幫忙。」像隻跟屁蟲似的，宋智霖立刻跟了過去。

「有沒有搞錯？」看他這麼積極，同樣也還沒有女朋友的朱豪不以為然的搖了搖頭。

俞景浩看了一下四周，發覺桌位坐了七、八分滿，觀眾還滿多的，應該也都是趁著假日來遊玩的。

飯菜陸陸續續送上来，而廣場上一開始的表演節目是原住民舞蹈，只見他們穿著傳統服飾，男的每個都肌肉結實、充滿陽剛氣息，女的則是身材婀娜多姿，舞姿曼妙，是相當精采的表演。

舞蹈過後是盪鞦韆，一個長髮女子踩在竹製的鞦韆上，由一名男子拉著繩子，將鞦韆愈盪愈高。

「這是我們的古老習俗，結婚的時候，都會進行這項『結婚盪鞦韆』。」在這同時，主持人也透過廣播解說道：「盪得愈高呢，也就表示感情會愈好，婚姻走得愈長久。」

當那名女子愈盪愈高的時候，觀眾席上不時傳出驚呼聲，因為那個高度絕對不是一般人敢做的。

「這個習俗源自於一個古老的傳說，是關於一對小情侶的故事。」主持人繼續解說，「男生做了一個鞦韆給他的愛人玩，結果在她愈盪愈高之際，藤條卻斷了，害得女人從高處摔落……」

主持人的故事說到這裡，俞景浩突然聽到「啪」的一聲，讓他覺得相當不妙。果然，是鞦韆的藤條斷了，那個女人正好盪到最高處，結果整個人飛了出去，把在場的觀眾全嚇壞了。

俞景浩他們也都吃驚的站起來查看，想知道後續狀況。

那女人摔落到地上時是頭頸先著地，俞景浩還聽到「卡啦」的一聲，那聲音聽起

來像是頸骨折斷的樣子。

俞景浩本以為這個女人必死無疑，沒想到她在眾人的攙扶下竟然站了起來，雖然頭部有點歪斜，但還能走動，接著一直走進位在廣場後方的屋子裡。

「哈哈，你們是不是都被嚇了一大跳？」主持人以輕鬆的口吻說道：「放心，這個意外是為了配合故事而設計的。」

眾人聞言，這才鬆了一口氣。

「故事還沒說完。」主持人又繼續揚聲，「女人重傷過世之後，變成了一棵榕樹，男人也因為悲傷過度，抑鬱而終，最後也成了榕樹。」

「後來這兩棵榕樹根枝交錯、糾纏在一起，就好像一對永不分離的情侶一樣，而盪鞦韆從此演變成部落裡結婚時的傳統習俗。」主持人鞠了個躬，「那麼我們的表演就到這裡，接下來請大家欣賞『輕風樂團』的表演。」

「輕風樂團」是由兩個當地大男生所組成，歌喉相當好，配上隨興的演出和幽默的對話，逗得現場觀眾歡笑聲不斷。

宋智霖、朱豪和幾個女生也相當融入現場氣氛，玩得好不開心。

也因為現場氣氛愈來愈 High，加上眾人都喝了些酒，開始有一些男生過來，和他們這邊的女生搭訕。

其中有一個長得很像混血兒的帥哥來到莊心喻身旁，露出潔白牙齒，展現迷人笑容問道：「這位美麗的小姐，怎麼稱呼妳？」

莊心喻本來想隨便編個名字的，但是一旁的李佳萱卻搶著開口，「她叫莊心喻啦。」

「真好聽的名字。」帥哥依然笑得迷人。

「你好，我是李佳萱。」她也回了對方一個自認迷人的笑容，「你呢，叫什麼名字？」

「叫我馬耀就行了。」帥氣男人說道：「這個名字的意思是守護月亮的星星喔。」

「那你現在坐在我旁邊，我不就是月亮了。」李佳萱開心的舉起酒杯，笑呵呵的說：「來，我敬你。」

「對，妳長那麼漂亮，肯定是月亮沒錯。」馬耀也跟著喝了一杯酒。

成功吸引了他的注意，李佳萱頗為得意的看了一眼愣在旁邊的莊心喻，心裡自豪的想：怎麼樣，我還是比妳有魅力的。

但其實莊心喻一點都不在意，她的注意力全放在另一個人的身上。

而宋智霖本來要去找小蘭的，結果沒找到，不過倒是遇到一個比她還年輕的正妹，一下子就旁若無人的聊了起來。

「你們平地人都這麼會說笑話的嗎？」那個自稱叫做布妮的正妹，被宋智霖逗得不斷發笑。

「那可不一定，要找到像我這麼幽默的人，很難。」宋智霖自豪的說。

「那我真是幸運呢。」布妮笑得很燦爛。

「這邊好吵，我們要不要找個安靜的地方，我再說更好笑的笑話給妳聽？」趁著酒酣耳熱之際，宋智霖試著邀約。

「好啊。」布妮一口就答應了。

總是被打槍的宋智霖開心得不得了，心想總算出運了。

就這樣，他高興的和布妮離開了活動廣場。

而比鄰而坐的朱豪和潘恆毅，也有女生跑去找他們聊天，儘管他們的態度一直都是冷冷的，那些女人還是樂此不疲。

雖然現場的氣氛非常歡快，不過俞景浩卻無心於此，一直到現在，他耳朵彷彿都還迴盪著剛才那個盪鞦韆的女人頸骨折斷的聲音。

對自己的聽覺很有自信，俞景浩不相信自己會聽錯，最後他決定去看一下那個女人的狀況。

他起身之後，大家都以為他要上廁所，加上各自玩各自的，所以也就沒有人過問。刻意從後方繞過去，俞景浩來到了那間位在廣場後方的房子。

靠近窗戶邊，他才想探查裡面的狀況時，大門居然「咔」的一聲打了開來，同時伴隨著腳步聲。

被嚇了一跳的俞景浩急中生智，假裝在找什麼。

「帥哥，你找廁所嗎？」一個女人笑吟吟的問道。

回過身來，俞景浩頷首回答，「是啊，還滿急的，請問你知道廁所在哪嗎？」

在說話的同時，他仔細觀察著對方，竟然就是剛才盪鞦韆的那個女人。當時看她盪得那麼高，目光完全被她吸引，加上她的服裝很亮麗很特殊，所以俞景浩認得她的樣子。

指了指左手邊，女人露出潔白牙齒笑道：「在那邊啦。」

「謝謝你。」俞景浩立刻走向廁所。

「不客氣。」說完，女人便離開了。

難道是我聽錯了？看著她的背影，俞景浩實在很難相信，但事實就擺在眼前，唯一的解釋就是自己真的聽錯了。

「咦？」就在俞景浩準備返回座位的時候，發現地上居然有一排泥腳印，而且還是濕的，感覺就好像剛剛才有人走過去一樣。

只是一轉眼的時間，就多出這排泥腳印，而在這段時間當中，也就只有那個女人走過。

難道是她？

那女人並沒有穿鞋，所以俞景浩才會做出這樣的猜測，不過眼前已經失去她的身影，這個答案也無從求證了。

廣場那邊的音樂聲愈來愈大，讓俞景浩覺得相當不舒服，所以他決定到外邊走一走，讓自己的耳朵休息一下，也讓「操煩」的心放空一下。

俞景浩找了一個安靜的角落，在一處石製的長椅上坐下休息。

歎了口氣，他發現天上高掛著一輪明月，又圓又亮，加上繁星點點，美不勝收，這樣的夜景在都市真的難得一見，感受也大不相同。

看著看著，他耳畔突然響起一道清亮的聲音—

「怎麼了？你該不會是在每逢佳節倍思親吧？」

「咦？」發覺莊心喻就在身旁，俞景浩嚇了一跳。可能是剛才太過專注看著星空

吧，才會連她來到近處都沒有發現。

「怎麼沒在廣場玩？」俞景浩問道。

「太吵了，很不習慣。」莊心喻苦笑。

「看來這點我們很像。」俞景浩露齒而笑。

「我是還好，但是像你聽覺這麼好的人，在這種吵雜的環境裡，一定很辛苦吧。」莊心喻的目光中帶著一絲不捨。

「還好，從小就這樣，習慣了。」俞景浩坦然笑道：「我隨身都會帶著耳機、耳塞，只要善用它們就行了。」

「不過換個想法，你能聽到我們無法察覺的聲音，說不定也能感受到我們所感受不到的世界呢。」莊心喻認真的說。

其實莊心喻個性是比較內向的，尤其在男生面前總是會莫名緊張，不曉得說什麼才好，但很奇怪的，面對俞景浩的時候她卻覺得很安心，也能說出心裡的話。

聽覺好，的確能發現一些別人無法察覺的事情，也曾經因為這樣而救了他們的性命。俞景浩頷首說道：「事情總有一體兩面，往好處想是對的，謝謝你。」

就這樣，兩人在皓月星空下聊了起來。

一開始是聊對於未來的憧憬，接著兩人聊到了彼此的家庭和故鄉。

正當聊到忘我的時候，俞景浩唇間突然感受到一股溫軟的感覺，等他意會過來之際，才驚覺是莊心喻吻了他。

他張口想要說些什麼，莊心喻卻已經跑遠了。

摸了摸尚留有她餘溫的嘴唇，俞景浩也不曉得該怎麼形容自己的感受。

平常除了課業之外，還要去加油站打工，加上最近又不斷遇上一些靈異事件，所以他很少把心思放在男女之情上，更別說是去感受到誰對他有好感之類的，因此剛才這一吻著實把他嚇到了。

雖然說他並不排斥和莊心喻發展看看，不過還是希望可以再多相處一些時間再說。

又坐了一會兒，俞景浩才走回活動廣場查看其他人的狀況。

俞景浩發現，輕風樂團還在賣力的唱著歌，不過現場觀眾很明顯的少了許多，應該是吃飽飯去休息了，留下來的大都喝著酒，有些不勝酒力的人已經趴在桌上休息。

他的同伴，還留在現場的只剩下朱豪和潘恆毅。

宋智霖不在，應該是去把妹了，而他特別留意一下莊心喻，不過沒看到她的身影，至於總是跟在她身旁的李佳萱也沒看到人。

安寧也不在，俞景浩想著她之前才受到驚嚇，或許是累了去休息了吧，而齊采薰應該會陪在她身旁。

畢竟是晚會，大家都有各自的想法和活動，也因為如此，雖然每個人身上都帶著對講機，但俞景浩並沒有一一去確認他們的狀況。

坐下來和朱豪他們聊了一會後，俞景浩說道：「那麼你們繼續聊，我先回房間。」

「好，你先休息。」朱豪朝他揮了揮手，「我再喝個兩杯就回去了。」

潘恆毅則是點了點頭，沒有多說什麼，依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。

Crescent